

約旦國王胡笙

劉偉鵬

國 際 人 物

胡笙國王，全名是胡笙·達拉爾(Hussein Ibn Talal)，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約旦首都安曼，是哈希米特(Ha-shemite) Emir Talal王及Zain 皇后的長子。他雖然出身約旦的回教貴族世家，但在英國受過教育，最初就讀於英國哈羅(Harrow)學校，繼又轉入山霍斯特(Saunhurst)學校，畢業後其父又將其送進維多利亞學院深造，並於英國皇家軍事學院接受軍事教育。

一九五一年七月廿日，胡笙隨同其祖父阿不都拉王巡視約旦河以西時，一個巴勒斯坦民族主義份子，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寺院裏刺殺了他的祖父。胡笙的父親達拉爾在位甫滿一年，即因精神病症退位，於是自一九五二年起約旦即由長老會議所治理，直到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胡笙年滿十八歲時，才正式接掌政權。一九五五年四月，他與一個遠房表妹狄娜(Dina Abdel Hamed)結婚，此為他第一任妻子。一九六一年與前妻離婚後，又與現在的英籍妻子結婚，並生有二男一女。

被一般人視為年輕而又英勇的胡笙國王，現年三十五歲，是一個沉默、細心、深具才能的政治領袖。在英

乎無所不能，他終日烟不離手，但却不喜歡杯中物；由於自己的兒子具有英國血統，因而同意其王位由弟弟之子哈山繼承，充分表現了寬廣的胸襟。一般政治評論家都認為胡笙不像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但他具有作為國家元首的最佳條件就是臨危不亂。胡笙在即位後已受到九次謀刺，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十月當他外出巡視時發生，但每次他都能鎮靜如常的渡過。他公開的承認自己是親西方的，因此他不但要和反叛的巴勒斯坦人鬥爭，同時也要與納塞所激起的左翼阿拉伯民族主義鬥爭。在他繼承王位後的幾年，也是他最艱苦的幾年，例如在一九五七年，由俄國支持的阿拉伯兵團參謀長努瓦(Abu Ali Nuway)發動反叛，幾乎陷胡笙於風雨飄搖之中，幸賴美國力。



· 胡 笙 ·

東地中海第六斯丹民族主義者活動的大本營，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日戰爭前，胡笙國王毫不猶疑的派軍鎮壓，監獄中關滿了巴勒斯坦人，另外有許多人被放逐到國外去，一時反君主主義的情緒空前的高漲。一九六七年六月日戰爭的結果，造成了胡笙畢生中最悲傷的時期，約旦河以西大半土地被以色列人所佔領，其中尚包括他喜愛的耶路撒冷。然而

飛機、駕駛、

數以千計的巴勒斯坦人，成羣結隊的來到安曼，各種巴勒斯坦游擊組織，溫和的，極端的，從驢武的回教徒到親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在首都附近建立了不法組織，造成一段不穩定的和平共存時期，如果對以色列的戰爭能夠持續下去，胡笙國王與巴勒斯坦人還有可能拋棄成見，共同協力對付以色列人，但雙方在關於和以色列解決彼此問題時的重大歧見顯然存在。胡笙國王願意接受收回約旦河西岸土地及耶路撒冷以換取與以色列間的和約，並承認其領域，但巴勒斯坦的民族主義者却拒絕妥協，他們要求在目前的以色列與約旦河西岸地區建立一個巴勒斯坦王國，這個條件似乎已經沒有妥協的餘地，這個基本問題的衝突，正說明了今日約旦的危機。

也有三萬人左右，此外伊拉克的正規軍及毗連的敘利亞部隊無形中就形成了一種威脅力量，對胡笙國王來說有如惡虎環伺，使其不能任意行動。在約旦境內戰事爆發後，一般觀察家特別注意伊拉克駐約旦境內軍隊的行動，和敘利亞武裝部隊的動向。換言之，如果此兩國部隊協助巴勒斯坦游擊隊，則胡笙國王的優勢即無形中抵消。因此，當敘利亞坦克越境進入約旦地區後，約旦北部的「伊爾比」城立刻被其佔領，如果伊拉克亦介入戰局時，則胡笙國王便將處於不利的境地。不過，胡笙的地位並未因此陷入危殆的情況中，一方面因為以色列已清楚表示即將考慮採取軍事干預行動，另一方面美國高級官員也幾度表示：如果游擊隊和敘伊兩國的軍事行動威脅胡笙國王的地位時，則美國第六艦隊便將採取軍事介入行動，結果敘利亞的軍隊撤出了，伊拉克則始終未敢做進一步的行動，胡笙國王表面上似乎又渡過一次難關。

美國和蘇俄兩大強國為其撐腰，但由於許多事實的表現他還是比較傾向美國，因為他確切的感覺每當他的地位在發生動搖，國家即將瀕於崩潰之際，美國都會適時適當的給予必需的援助，一九五七年的內亂和一九七〇年的外患對胡笙來說，都是一種信賴美國的實證。在中東和平未獲結果前，舉凡失地問題，巴勒斯坦的難民問題，都都需要美國在國際間為其聲援協助，商討中東，特別是約旦自身的種種問題，胡笙遂有訪美之行，此外他亦有意外前往法國，西德，英國，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

在談到中東重大問題時，胡笙國王認為應該召集一個阿拉伯國家的元首高層會議，共同協調以消除彼此間的歧見，為此他已經致函中東各國元首，要求舉行會議。胡笙在信中充分的表達了他對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及達成對以色列和平談判的苦心。其中關於巴勒斯坦問題，他認為這不是他個人的問題，也不願憑個人主觀的意願，釐訂解決的方案，因為巴勒斯坦目前已是阿拉伯人共同的問題，因此他決定要請教各國元首的意見，至於對以色列的和平談判，胡笙國王除了要求收復約旦河西失地及巴勒斯坦外別無它求，為此他表示可以承認以色列原

有的領域及獨立生存的權力，他說：「我及我的人民仍將堅定的面對任何可能的侵略，我們希望達成聯合國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二日有關解決中東問題的決議，並在努力實現此一決議時繼續與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互相協合作。」至於一九七一年後的展望，他說：「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中東本身就意味着對世界的困擾和不安，但無論約旦受到什麼壓制和不幸，我們仍將向穩定的目標前進。」

胡笙自即位以後，災難就不斷的降臨約旦和胡笙本身，在顯見的未來歲月裏，這些不幸事件仍將不斷的發生，對胡笙本身來說，九次暗殺並未使他產生絲毫畏懼的心理，也並未影響他對事務的看法和對策，相反的他却深感到自己是約旦唯一的希望，而更加堅定的應付任何可能的挑戰，在許多輕躁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洪流中，他成爲一個不受威脅利誘的中流砥柱。胡笙自信他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知之最深，也相信唯有自己繼續領導下去，約旦才會發展下去，當然，有許多極端的巴勒斯坦民族主義份子念念不忘藉暗殺以推翻他的政權，但是這個深具威嚴的阿拉伯國王勢必仍將堅定的統率他的人民，繼續朝安定的目標奮鬥下去。

和游擊隊攤牌，對胡笙來說，這是一種冒險，但他並不是一個憂柔寡斷的人，也不是一個無所適從，只等待別人控制的元首，面臨這種危機，他授權建立一個軍人政府，同時宣佈全國戒嚴。就一方面來說，約旦陸軍的軍官及大部份士兵都是效忠胡笙國王的，這批部隊約有五萬五千人，其中只有少數是巴勒斯坦人，應該能夠輕易的對付游擊隊的，然而就另一方面來說，巴勒斯坦的游擊組織據估計是一個出色的領導人物。胡笙雖然有